

推动社会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

——美国经验及启示

刘玲玲 史兵 刘承水 史乃彪

摘要:如何推动社会工作者职业化发展,形成一支满足当前社会需要的专业化社会工作队伍,不仅是我国科学发展社会工作体制的研究课题,也是我国现有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课题。本文采用对比分析方法,首先分析中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现状,再在此基础上提出美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经验,并分别从培训体系、社会机构、管理体系和实践经验开展论述,最后总结了对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发展的有益借鉴。

关键词:社会工作 教育 对比研究

基金项目:刘承水主持的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资助的一般项目“社会工作者专业化职业化途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C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828(2014)01-0105-06

DOI: 10.3969/j.issn.1672-4828.2014.01.015

刘玲玲,北京城市学院副教授,博士;史兵,北京城市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刘承水,北京城市学院研究部主任,教授,博士;史乃彪,北京城市学院助理研究员,硕士(北京 100083)。

一、中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对比

(一)中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现状

据资料记载,早在1898年,美国就开始了社会工作教育,纽约慈善组织协会在暑期为学校的专职人员做专门的培训,培训时间长达6周。20世纪初,美国开始开设社会工作专业学位课程,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了本科、硕士和博士三个不同层面的专业学位课程体系,可以说美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比较独立的学科。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有全日制学习与在职学习,另外还有一些学校开设远程教育学习,不过主要还是以全日制教育为主。美国很多高校都开设有专门的社会工作专业,并自成一系或者独立的学院。美国社会工作博士研究生教育属于哲学博士学位(ph.D.)层次,2006~2007学年美国至少有69所学校开设了哲学博士学位课程,全日制注册博士研究生1637名(柴定红,2009)。美国社会工作学位教育的教学规模非常庞大,2006年共645个教学单位,全日制本科生27408人,全日制硕士生24910人。

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是主要的审核单位,社会工作的本科与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审批权均由此单位掌握。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全国性协会,主要由社会工作专业人士组成。美国社会工作教育资格审查的范围有教育目标和使命、显性课程、隐性课程和评估四个方面,其审查和认证的惟一标准是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所制定的《教育政策与资格审批标准》(柴定红,2009)。

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科起步比较晚,依然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育,政府部门占主导地位,通过政府部门的推动,社会工作逐步走向社会化。目前,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来推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并促进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1987年国家民政部进行了社会工作教育认证会,确定了社会工作的学科地位,1988年国家教委批准北京大学设立社会工作专业,1991年7月5日中国社会工作协会成立,并于1992年正式加入国际社会工作者协会,这可以作为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或教育)的开端(柴定红,2009)。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相对比较快速,各大院校纷纷申报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学位教育,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8年我国已有二百多所高校申请并获准办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育,另外,社会工作实践方面的专业教育也有长足的进展,如社会工作行政管理体系,社会工作行业管理体系,社会工作服务网络体系。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国内共有253家高校开设社会工作本科专业,在校社会工作本科生、研究生约四万人,每年毕业生1万到1.2万人,全国共有58家高校获准招收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

(二)中美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历程差异

由于中美国情不同,历史文化积淀有很大差异,在社会工作教育方面沿袭的路径也不尽相同。美国是现代社会工作教育的发源地,而我国社会工作教育依然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并处于大步向前迈进的基础时期。通过对比中美社会工作发展历程的不同,可以吸收美国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上我国内部的吸收消化,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传统教育,有力地指导和推进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的发展。图1和图2为陈辉(2006)提炼出的美国和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历程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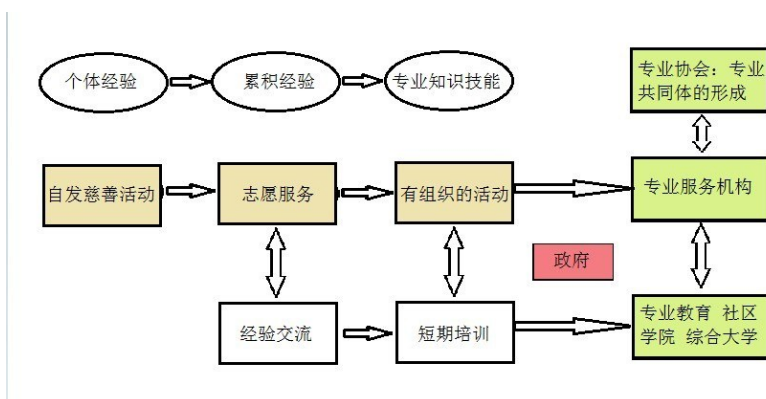


图1 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历程

从图1描述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发展最早是由个体组织发起,通过组织一系列的慈善活动,动员全民参与慈善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慈善救助活动的发起使得志愿活动积累了充足的经验,通过长期的发展壮大,慈善救助活动慢慢演变进入志愿组织活动阶段;通过宣传教育,使得自发参加志愿活动的人群越来越多,也慢慢成就了美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形

成。志愿活动的高级阶段即为有组织有专门机构的社会工作活动,通过这种模式,使得集体的智慧传递并保存下来。与此同时,社会化的社会工作教育培训也开始如火如荼地开展,在此基础上社会工作教育产生并形成专业化教育,培训教育之初,讲授人员主要由慈善服务机构的负责人承担。随着培训活动的大范围开展,社会工作专业逐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工作已经作为一专门的学科,并被学术领域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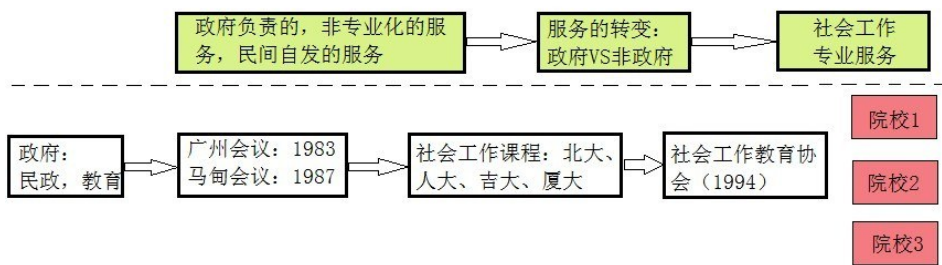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历程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实践相分割,中国的社会工作最早是政府负责,政府引导,在政府部门的大力宣传基础上,民间组织有意识地参与。随着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职能逐步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也进入了改革阶段,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方向,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教育任重道远,政府部门起着关键性作用。可以看出,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距离成熟的社会工作职业体系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共同担负这一重任。

二、美国推进社会工作者职业化的有益经验

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把社会工作看作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和律师、医生并列尊称为三大热门职业,被誉为“社会工程师”或“社会医生”。这种职业化在美国的具体体现是:具有能够被合理而清晰界定的实践领域,;有自己的培训和教育体系,通过认证和许可的方式对职业准入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因此,美国的社会工作职业化经验值得我国参考与借鉴。

(一)社会工作教育系统比较完备

1.高校正规教育。1952年,美国成立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这一组织的诞生代表着美国社会工作行业正式趋于规范化,其工作宗旨是“发展社工教育,制定职业标准,提升教学条件,开发教学项目,并加强社工的专业实践”。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审核批准462所大学有社会工作专业本科教育的资格,179所大学有社会工作专业研究生教育资格,并拥有86个社会工作专业博士点。

2.继续教育。2002年2月28日,社会工作者继续教育的标准通过多方审核,最终由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确认通过。该标准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社会工作者应主动承担自身继续教育方面的相关责任,确保在两年时间内至少完成48学时的学习任务,并能针对继续教育的发展和改进提出相

关改革意见和建议;确定了继续教育提供者的相关教学评估指标;确定了社会工作管理者标准,管理者依循该指标将更好地贯彻执行机构的政策并支持继续教育(罗竖元、李萍,2010)。

(二)具备一流的社会工作管理机构

美国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主要在专门机构和专业协会工作,他们活跃在社会的各行各业,工作场所比较分散。专门的社会工作机构由不同层级构成,从内部管理来看,主要是类似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现代企业管理层董事会和执行主任是核心领导人,机构的决策中枢由董事会指挥,不同的利益集体由不同行业人员组成,所有重大事宜必须由董事会讨论决定,执行主任是由董事会授权来执行各种决议的行政官,在董事会和各专职工作人员中间起桥梁作用。

在不同岗位的设置与制度体系的建设方面,主要以项目运作的方式进行服务工作,项目由项目经理全程监管,还设有志愿者协调办公室的办公负责人等职位,并聘请具有丰富社会经验的行业专家专门负责项目资金的筹集与运作。另外,机构聘请不同学科领域的心理咨询师组成专业咨询团,尽可能发挥专业学科的优势,为社会和大众做最全面最满意的服务。

(三)具有完善的社会工作管理制度

在美国社会工作长足发展的几年间,社会工作管理制度日渐完善,并根据西方社会的实际需要而渐进调整。当前制度主要包括州政府通过立法而建立的社会工作者最低执业资格以及美国社会工作协会所主导的社会工作者从业资格两种。前者属于强制执行范畴,后者属于自愿性范畴。1960年,美国社会工作者代表大会通过并实施了社会工作者证书制度,该制度明确规定了社会工作者的各项工作指标及规范标准。随后,社会工作协会先后制定出社会工作者证书制度、合格临床社工制度、临床社工证书制度、持证本科社会工作者制度和学校社会工作专家制度等五项社会工作者制度,对社会工作者进行了市场细分及工作补充。并于1983年制定出社会工作者职业标准,该标准主要包含工作实务指标及工作伦理守则两方面内容,旨在通过制度和标准来规范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操守和服务水平,保障优质的服务水准和专业的服务质量(罗竖元、李萍,2010)。

(四)社会实践领域比较稳定

美国社会工作者90%以上在以下场所进行工作:(1)学校、社区和公共服务机构。主要服务对象有儿童、老人和家庭。(2)医疗和公共卫生。医疗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服务,社会工作者与疑难杂症人员面对面地交流,为他们提供精神抚慰,让他们有坚强的心理素质面对病痛的折磨,减低病魔对他们生活的负面影响。(3)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服务对象主要是精神疾病人员和药物滥用者。(4)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者。主要是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如项目策划者、项目执行者、政策制定者等(罗竖元、李萍,2010)。

三、美国成功经验对推动我国社会工作者职业化的启示

(一)科学规划教育发展模式

由于国情不同,我国的社会工作在发展历程上与美国具有明显的差异,从发展特点上分析,我国为自上而下的发展趋势,而美国是自下而上。我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恢复发展以后,与实际工作

脱离的现象较明显,且在将西方国家的社会工作经验和理论深入地进行本土化实践方面,研究不足。因此,这就要求我国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在培养模式与培养理念上要进行科学、合理地转变,应在注重学历教育的基础上重视非学历培训教育模式的探究,以全面推进中国社会工作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主要目的,培养更多合格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实质,尽量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学历教育方面,应参照美国的培养路线,以社会工作本科为基础、社会工作硕士、博士为重点进行循序渐进的教育模式研究。这就要求我国高校在按照国家的需求的前提下,开展不同层次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工作。在非学历教育方面,有计划、分层次对现有政府社会服务机构工作人员加强组织,开展中、高级社会工作者专业人才培养。定期通过函授、进修、讲座等多种形式对社会工作者开展素质培养和业务培训,从实质上提升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

(二)合理构建社工职业岗位

美国社会工作者的主要服务领域集中在幼儿教育、家庭生活、医疗卫生、公共卫生等方面。我国每年培养的上万名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真正从事社会工作的不到30%,而我国社工人才的缺口又非常大,这样就出现了“需求大,供给小,对口专业就业极低”的社会现象。社会工作者所工作的领域是非常特殊的,如果想使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全部找到对口的工作,则需要国家各相关部门达成共识,自上而下的、对行政方面的岗位人员进行配备是非常必要的。从现实角度考虑,通过设置新的社会工作职业岗位,在某些特殊领域,比如医院、养老院、监狱等场所,明确哪些岗位必须是专业社会工作岗位。针对国企或私企的一些劳动关系争议问题,需要专业社会工作人才协调,用社会工作者人文的理念解决现实问题。因此,需要借助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以政府固有的行政力量为推动力,以提升社会市场需求为落脚点对社会工作者职业化进程进行辅佐和帮助。

(三)设立多层社会工作管理机构

在社会工作管理的问题上,应该建立政府统筹规划、专业协会科学指导、社会工作机构实施执行的三层管理体系。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在于出台正确的政策引导方案,确保社会工作者具有正确的职业评估标准、职称评定体制。只有使社会工作者的职能体制完善和健全,才能从根本上确保社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并提升其社会认知度。另外,政府部门还应该适当把监管权力让渡给行业协会,方便协会根据社会工作的实际情况出台一些实操性的实施细则,以此能够对整个社会工作领域起到引导和规范的作用,使行业协会具有对从业人员和机构的注册权、监管权、考核权、职称评定权等,以便促进整个社会工作行业的规范化。

(四)完善社工资格认证体制

1.认真完善社会工作各项指标体系,不断改革教育培训发展模式,建立具有针对性的职业资格认证题库,使职业资格认证体制具有完善的基础保障。

2.健全社会工作者考务管理系统,对资格认证进行全程规范性管理,利用技术手段对考试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逐步建立完善的社工资格考试认证系统、证书查询系统及质量统计分析系统,为社会提供更加便捷及优质的服务。

3.对非专业的一线社会工作者进行系统培训方案的定制,保证这类人群能够更快接受并获得社会工作专业培养,帮助其顺利通过社会工作资格认证,实现其身份的转换(徐擎擎,2010)。

四、结束语

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发展需要社会各界专业人士积极参与,社会工作纵贯全社会领域,各领域必须相互渗透、相互联合、相互作用才能使社会工作真正走向职业化。政府部门必须为社会工作提供政策上的保护,使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动员全民积极参与社会工作活动,加强专业理论知识学习,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让更多的人认识专业社会工作的存在并认可他们,以便更好地为社会和人民生活服务。

[参考文献]

- [1] 柴定红,2009,《英美社会工作专业化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南开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论文。
- [2] 陈辉,2006,《中美社会工作教育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论文。
- [3] 罗竖元,李萍,2010,《推进社会工作者职业化:美国经验及其启示》,《继续教育研究》第3期。
- [4] 徐擎擎,2010,《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路径探析》,山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编辑/杨恪鉴

(上接第99页)

通过分析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发展和主要服务内容,可以给内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发展一些有益启示,概括起来就是结合本土实际情况,以青少年的服务需求为本,政府主导推动,积极鼓励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参与。

[参考文献]

- [1] 李永年,2002,《香港青少年问题——21世纪初的现象剖析与对策》,香港:香港大学出版。
- [2] 李夏研,2005,《香港问题青少年教育的特色》,《上海教育科研》第8期。
- [3] 陆士桢,2005,《青少年社会工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4] 《外展》刊物委员会,1990,《香港外展社会工作实录》,香港:集贤社出版。
- [5] 文军,2006,《社区青少年工作的国际比较研究》,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 [6] 文秋林,2006,《香港“边青”工作对我们青少年工作的启示和思考》,《中国青年研究》第7期。
- [7]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儿童及青年部,1996,《踏入新纪元——青少年服务的挑战、蜕变与发展》,香港:集贤社出版。
- [8] 张洪英,2007,《社会工作教育及专业社会工作关系的透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1期
- [9] Government Secretariat,1977,Development of personal social work among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10] Hong Kong Government,1965,Aims and policy for social welfar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 [11] Newbery, P,2007,A history of youth work in Hong Kong. Hong Kong: Youth Outreach.
- [12] Ng, A,1975,Social Causes of Violent Crimes among Young Offender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Social Research Cent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13]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1980,The Five Year Plan for Social Welfar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Review, 1980,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Printer.
- [14] Working Party on Review of Children and Youth Centre Services,1994,Report on review of children and youth center service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编辑/汪鸿波